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三十回 開菊宴雙美激新郎 聆蘭言一心攻舊業

這回書緊接上回，話表安公子。卻說安公子本是個聰明心性，個儻人才，也虧父母的教養，詩禮的陶冶，才不曾走入紈袴輕佻一路。自從上年受了那場顛險，幸得返逆為順，自危而安，安老夫妻暮年守著個獨子，未免舐犢情深，加了幾分憐愛。偏偏的他又一時紅鸞雙照，得了何玉鳳、張金鳳這一雙才貌心性色色出眾的佳人，心是肥了，氣是飛了，主意也漸漸的多了，外務也漸漸的來了。一個人到了成丁授室，離開父母左右，便是安老夫妻佞般嚴慈，那裡還能時刻照管的到他？有時到了興會淋漓的時節，就難免有些「小德出入」。這日安太太吩咐他給岳父母順齋，原不過說了句「好好兒的弄點兒吃的」，他就這等山珍海味的小題大作起來，還可以說「畫龍點睛」；至於又無端的弄桌果酒，便覺「畫蛇添足」，可以不必了。果然那一雙村老兒作不來這些新花樣，力辭而去，他便就這桌席酒上生出篇文章來。因此，在上房時舅太太讓了他一句，他便忙忙的回到房中，催著打掃淨了屋子。又有個知趣兒的小鬟點了兩枝蘭花香，熏了熏張太太的那葉子煙氣味。那時正是十月上旬天氣，北地菊花盛開，他早購了些名種，院子裡小小的堆起一座菊花山來，屋裡簪瓶列盞，也擺得無處不是菊花。回到家裡，便脫了袍褂，換上一件倭段鑲沿塌二十四股兒金線緜子的絳色縐綢鶴鴉兒皮襖，套一件鷹脖子摹本緞子面兒的珍珠毛兒半袖悶葫蘆兒，帶一頂片金邊兒沿鬼子欄杆的寶藍滿平金的帽頭兒，腦袋後頭搭拉著大長的紅穗子。凡是這些過於華靡不衷的服飾，都是安老爺平日不准穿戴的。這日父親不在家，便要穿戴起來擺搭擺搭。打扮好了，又親自提著個宜興花澆澆了回菊花，見那菊花山上有一枝「金如意」，一枝「玉連環」，開得十分玲瓏婀娜，便自己取了把剪花的小竹剪子剪下來，養在書桌上那個霽紅花囊裡。等了半日，不見金、玉姊妹兩個回來，他就隨手拿了一本李義山的詩翻閱。時當正午，日影在窗，恰好屋裡關住一個蜂兒，急切不得出去，碰得那窗櫺兒瑟瑟作響。他手裡拿著那本詩，正翻著「昨夜星辰昨夜風」那首《無題》，看到「身無彩鳳雙飛翼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的兩句，益發覺得滿室中古香繖豔，此情此景，世人無此風雅了。

正看得高興，只聽窗外鉤聲格格，他姊妹兩個攜手同歸，忙丟下書笑道：「你姊妹兩個來得太妙，我這裡正有樁要事相商。『居，吾語汝。』便讓他兩個牀上坐了。自己就靠著那張書桌說道：「今日給岳父母備了絕好的一桌果子，不想他二位老人家無此雅興。父母既不在家，何不要進來，再開他壇好酒，你我三個人作個賞菊小宴呢？」

張姑娘聽了，先說道：「把果子要進來，咱們吃了使得；依我說，酒可以罷了罷，倒比不得公婆在家裡。況且婆婆出門去了，舅母雖是那樣說，我同姐姐一會兒還得在上屋照料照料去才是。」公子正在興頭上，吃這一擋，便有些不豫色然。

何小姐連忙向張姑娘丟了個眼色，說道：「舅母不是外人，既那樣說，咱們等會子再過去也使得。就是咱們屋裡偶然偷空兒聚這麼一遭兒，倒也沒甚麼的。」公子聽了，才鼓起興來，便向著張姑娘道：「你這人怎的這等欠雅！對著美人，賞此名花，若無旨酒，豈不辜負這良辰美景？等我親自叫他們開酒去。」說著，興匆匆的跑出去了。

這裡張姑娘攢著眉帶著笑向何小姐道：「我的姐姐，你老人家是怎麼了？前日合我說甚麼來著？怎麼今日又這等高興起來了呢？姐姐不知道，是說公准他喝酒，他喝開了，可沒把門兒，人攔不住。」何小姐先歎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妹子，你方才說的實在是正經話，我豈不知！咱們前日沒得談完，舅母來叫吃餚餚，就把這話打斷了。我看你我眼前可愁的還不專在他喝酒上。自從我來的第二天，看見他寫的『春深似海』的那副對聯，合那首種梧桐的七截詩，我就添了樁心事，正要合你說。你比我早有先見之明，又說了那套話，我這兩日留上心一看，妹妹，你的話果然說的不錯。這大約總由於他心性過高，境遇過順，興會所到，就未免把這輕佻一路誤認作風雅。殊不知便是真『風雅』，這兩個字也最容易誤人，誤人還誤得不淺！果然性情持得住風雅，也不過成個墨客騷人；倘被風雅移動了性情，竟會弄成個輕薄子弟。前賢那『人無風趣官多貴，案有琴書家必貧』的兩句話，雖是過激之談，卻也確有此理。你只看古往今來那些風雅先生們，那一個是置身通顯的？」

「講到玉郎現在的處境，上有兩位老家兒栽培，下有你我兩人侍奉，豐衣足食，無慮無愁，可是你說的，正是奮志成名、力圖上進的時候。我看他一切丟開，只把這些閨閣閒情、筆墨瑣屑作了個正經，已經認差了路頭了。再說一句不是你我不善操的話，若果然是照行樂圖兒上的那等一個不言不語的說不清道不明的你，或者像長生牌兒似的那等一個無知無識推不動搽不動的我，正所謂『影裡情郎，畫中愛寵』，他見這屋裡沒甚麼可風雅的去處，少不得也得一心撲到書本兒上去。偏偏兒守著這麼個模樣兒的你，又來了照你這個模樣兒的我，一個人能有多大精神？要都用在這三間屋子裡，還怕他不合脂粉花香日親日近，離經濟學問日遠日疏麼？所以從來說的：『三日不與士大夫談，則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。』又道是：『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。』古人何必無端的作這等危言？未必不有見於此。

「你我若不早為之計，及至他久假不歸，有個一差二錯，那時就難保不被公婆道出個『不』字來，責備你我幾句。便算公婆因愛惜他，原諒你我，不肯責備，要知一樣的給人作兒子，他這給人作兒子可與眾不同；一樣的給人作媳婦，你我這給人作媳婦可與眾不同。他給人作兒子，這條身子所關甚重；你我給人作媳婦，這兩副擔兒也就不輕。今日之下，你我合他三個人費了公婆無限的精神氣力，千難萬難，聚在一處，既然彼此一心，要不看破些枕席私情，認定了倫常至性，把他激成一個當代人物，不可可惜他這副人才？可不辜負公婆這番甘苦？可不枉結了你我這段因緣？」

何小姐說到這裡，張姑娘先舉手加額的念了一聲佛，說：「姐姐這話比我見的更遠。我雖說臉軟，碰著了，也勸他幾句，說的那會兒好，笑嘻嘻的答應著，過兩天，還是沒事一大堆。」

何小姐道：「他如今正在興頭上，這樣合他輕描淡寫，大約未必中用。你不見你方才攔了他一句『酒倒罷了』，他就有些不耐煩起來麼？所以我合你使了個眼色。我的意思，正要借今日這席酒，你我看事作事，索性『破釜沉舟』，痛下一番針砭，你道如何？」

張姑娘道：「好是好極了，我在姐姐跟前可不存一點心眼兒。姐姐說話可一會價的性急，他的脾氣可一會兒的價性左，咱們可試著步兒來；萬一有個一時說不對路，倒不要被人聽見，一下子吹到公婆耳朵裡，顯見得姐姐才來了幾天兒，兩個人就不和氣似的。」何小姐道：「你這話慮的很是，正是衛顧我的話。你只放心，我自然有個叫他左不到那裡去的說法。」

張姑娘道：「姐姐打算怎的個說法？我聽聽。」

何小姐才要開口，兩個酒窩兒一動，把臉一紅，湊到張姑娘耳畔說了幾句，把個張姑娘樂的，連連點頭，笑道：「姐姐，這叫作『兵法，攻心為上』，又叫作『彭更有二焉』。」何小姐似真似喜的瞅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人家合你說正經話，你又來了！」因又說道：「果然他聽進這話去，便是你我受他兩句甚麼話，也不為可愧，不算受屈。只要把他逼到正路上去，不但如了公婆的願，成了他個人，也不枉我拿著把刀把你兩個撮合在一塊子，也不枉你說破了嘴把我兩個撮合在一塊子。便是我的父母也不白占人家的一塊墳塋，親家爹媽也不白吃人家的半生茶飯了。這話要擱在第二個人家兒的同房姊妹，也說不得，必弄到這個疑那個取巧，那個疑這個賣乖，倒壞了醋了。你我兩個，不但我信得及你，我料你也一定信得及我，所以我才合你商量。你想著怎麼樣？」張姑娘道：「姐姐，這還有甚麼可商量的呀！姐姐沒來，就讓我有這見識，也沒這力量；如今姐姐來了，我還愁甚麼？何況這話兩個人說又比一個人得說多了呢！不用商量，一定如此！」

列公，你看，奇哉怪也！好一對奇怪女孩兒！他兩個算把「兒女英雄」四個字攥住不撒手，叨住不鬆嘴了。

閒話休提。再整何玉鳳、張金鳳兩個計議停妥，倒歡歡喜喜先張羅著叫那些僕婦丫鬟放桌椅，安匙箸，洗盥滌器，便傳給廚房把果子打發上來。將擺得齊整，公子早忙忙的進來。

見戴嬾嬾在那裡汕哆嘆壺，便叫道：「嬾嬾，你先擱下那個，快給我找個乾淨盆來掣酒。」

原來安老爺的酒是交給葉通管著，便見葉通帶著兩個更夫抬進一大壇酒來，放在廊下。公子忙著問葉通道：「滑稽呢？」

葉通只愣愣的站著不言語。公子道：「你沒帶進來嗎？」葉通這才回說：「請示爺：甚麼是個『呱咕』呀？」

公子哈哈大笑：「難為你還告訴我你念過《古文觀止》呢，難道連《滑稽列傳》那篇漢文也沒念過嗎？」葉通道：「奴才念過，奴才只知那『滑稽』兩個字作口角詼諧利辯講。這是個甚麼？奴才可怎麼帶得進來呢？」公子道：「怕不是這等講法。然則何不名曰《口角詼諧利辯列傳》而名曰《滑稽列傳》呢？這滑稽是件東西，就是掣酒的那個酒掣子，俗名叫作『過山龍』，又叫『倒流兒』。因這件東西從那頭把酒掣出來，繞個彎兒注到這頭兒去，如同人的滑串流口，雖是無稽之談，可以從他口裡繞著彎兒說到人心裡去，所以叫作『滑稽』，又有個『乘滑稽留』的意思，所以謂之《滑稽列傳》。明白了哇？取去罷啣！」葉通百忙裡無意中倒明白了個典，笑道：「爺要說叫奴才取倒流兒去，奴才此時早取了來了！」公子這陣不著要，大約也由高興而起。

不一時，葉通拿了酒掣子進來。公子看著掣出來汨好了，才進屋子。早見筵開綠綺，人倚紅妝，已預備得停停妥妥，心下十分歡喜。又見正面設著張大椅子，東西對面兩張杌子，因說道：「這首座自然是為我而設了？占了，占了。」一抬腿，便從椅子旁邊拐攔上邁過去，站在椅子上，盤腿大坐下來。才得坐下，便叫：「酒來！酒來！」不防這個當兒，張姑娘捧壺，何小姐擎杯，滿滿的斟了一杯，送到跟前。他連忙道：「阿呀！怎麼鬧起外官儀注來了？」何小姐道：「這是咱們屋裡第一次開宴麼！」他聽了，便騰的一聲跳下座來，座旁打了一躬，慌得他姊妹兩個笑而避之。又聽張姑娘道：「人家姐姐這盅酒可得乾了哇。」公子接過來，站著一飲而盡。張姑娘接過杯來，便把壺遞給何小姐，照樣斟了一杯送過去。公子道：「這是有例在先的，不消再讓。」也一口氣飲乾，便要接壺來回敬他姊妹兩個酒。二個一齊正色道：「這可使不得，看人家笑話。叫丫頭們斟罷。」

公子只得歸坐，金、玉姊妹便分左右坐了。侍婢們按坐送上酒來。公子擎杯在手，左顧右盼，望著他姊妹兩個說：「請啊！」自己便先飲了一口，又撫掌道：「此人生第一樂也！」

何小姐笑道：「這個典用得恰，咱們這堂屋裡正少一塊匾，等喝完了酒，何不趁興就寫起來？」公子道：「用甚麼字呢？」何小姐道：「四樂堂。」公子道：「怎的叫『四樂』？」何小姐道：「你把這席酒算作第一樂，那『父母俱存，兄弟無故』只好算第二樂；『仰不愧於天，俯不作於人』只好算第三樂了；還敷餘著個『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』，湊起來，可不是『四樂堂』？」

公子聽得這話有些紮耳朵，便端起杯來又飲了一口，道：「且食蛤蜊。」隨即喝乾了那杯，向他姊妹照杯。何小姐道：「這等來法，濫飲而易醉，咱們莫行行個令罷。」

這句話更打進公子心眼兒裡去了，連說：「有理！我們行甚麼令呢？屋裡書桌上有我養著的絕好一枝『玉連環』，一枝『金如意』，把他拿來，大家擊鼓傳花何如？」他兩個分明曉得把他兩個的芳名作戲，只作不解。張姑娘道：「這個令行不成。第一，公公的家教，咱們家從沒樂器這一類東西。便是此刻叫人在外頭現找去，只聽見背著鼓尋錘的，沒聽見拿著錘尋鼓的。縱讓找了來，我們雖沒行過這個令，想理去自然也得個會打鼓的，打出個遲急緊慢來，花落在誰手裡才有趣；要就交給咱們這些丫頭老婆子一打，豈不把你這麼個好令弄得風雅掃地了嗎？如今我倒有個主意，莫若就把方才你說的名花美人旨酒作個令牌子，想個方兒行起來，豈不風雅些呢？」

何小姐先說：「有理！」便說：「如今要每人說『賞名花』、『酌旨酒』、『對美人』三句，便做著東坡令，每句底下要合著本韻綴上一句七言詩，不准用花酒美人的通套成句，都要切著你我三個今日的本地風光。你道好不好？」公子聽了，只樂得眼花兒繚亂，心花兒怒髮，不差甚麼連他自己出過花兒沒出過花兒都樂忘了。手裡拿著一隻筷子，敲打著桌子道：「風兮，風兮！可兒，可兒！實獲我心，依卿所奏！」

張姑娘見公子狂得章法大亂，只低了頭抽了口煙，從兩個小鼻子眼兒裡慢慢的噴出來，笑而不語。何小姐卻生來的言談爽利，氣趾飛揚，今日又故作出一團高興來，但見他在坐上鬢花亂顫，手釧鏗鏘。公子這些趣談，他只像不曾留意。

只聽他向公子說道：「這個令可是我合妹妹出的主意，我們兩個可不在其位。況且『女子，從人者也』，這屋裡斷沒我兩個出令的理，自然從首座行起。」公子酒入歡腸，巴不得一聲兒先要行這個新令，不用人讓，自己告著先喝了一盅令酒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

「賞名花，穩系金鈴護絳紗。

酌旨酒，玉液金波香滿口。

對美人，雪樣肌膚玉樣神。」

金、玉二人相視一笑，都贊道：「好！」各飲了一口門杯。

公子順著領兒向張姑娘把手一拱，道：「過令。該桐卿了。」張姑娘道：「我不僭姐姐。」何小姐聽了，更不推讓，便合公子說道：「我們兩個可不能說的像你那們風雅呀，只要押韻就是了。」公子道：「慢來，慢來！也得調個平仄，合著道理，才算得呢。」何小姐道：「自然。這平仄幸而還弄得明白，道理也還些微的有一點兒在裡頭。」因說道：

「賞名花，名花可及那金花？」

才說得這一句，公子便攢著眉搖著頭道：「俗！」何小姐也不合他辯，又往下說第二句，道：

「酌旨酒，旨酒可是瓊林酒？」

公子撇著嘴道：「腐！」何小姐便說第三句，道：

「對美人，美人可得作夫人？」

公子連說：「醜！醜！醜！醜！你這個令收起來罷，把我麻犯的一身雞皮疙瘩了！你快把那盅酒喝了完事！」何小姐道：「怎的這樣的好令不入爺的耳呀？要調平仄，平仄不錯；要合道理，道理盡有。怎麼倒罰我酒呢？」公子哈哈大笑道：「我倒請教請教，這番道理安在？」何小姐道：「既叫我說，咱們先講下：說的沒個道理，我認罰；有些道理，你認罰。何如？」

公子道：「說得有個理，我吃一大杯；沒道理，要依金谷酒數受罰，諒你也喝不起，極少也得罰三杯，還不准先儒以為癩也。」張姑娘道：「就是這樣。我保著姐姐，姐姐要賴，不但姐姐喝三杯，我也陪三杯。」公子道：「既如此，『姑妄言之妄聽之』罷啣。」

何小姐見公子定要他說出個道理來，趁這機會便把坐兒挪了一挪，側過身子來斜靠著坐好了，望著公子說道：「既承清問，這話卻也不小小的有個道理在裡頭，你若不嫌絮煩，容我合你細講。你方才合妹子說的：『對著美人，賞此名花，若無旨酒，豈不辜負了良辰美景？』自然看得美人名花旨酒不容易得，良辰美景尤其不容易得。這話要不是你胸襟眼界裡有些真見解，絕說不出來。只是替那美人名花旨酒設想：他談何容易作了個美人，開成朵名花，釀得杯旨酒？也要那對美人、賞名花、飲旨酒的消受得那旨酒名花美人，才算得美人名花旨酒的知音，便是那花酒美人也覺得增色。不然，你只管去對他、賞他、飲他，你乾你的，他乾他的，那良辰美景也只得算乾那良辰美景的了。其中毫無樂趣，各不相干，還怎生道得個風雅？何況這幾件，件件都是天不輕容易給人！幸而有杯旨酒，又愁沒朵名花可賞；有朵名花，又愁短個美人相對；便算三椿都有了，更難的是美景良辰一時間都合在一處。講到今日之下，大爺，你生在這太平盛世，又正當有為之年，玉食錦衣，高堂大廈，我合妹妹兩個雖到不去美人，且幸不為嫖母；就眼前這花兒酒兒，也還不同野草村醪；再逢著今日這美景良辰，真是一刻千金，你算所望皆全，無意不滿了。要知『天道豈全，人情豈滿』，『美景不長，良辰難再』，『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』，保不住『杯中酒不空』，又怎保得住『座上客常滿』？你怎生想個方兒，把這幾樁事轉得長遠些，享用著安穩些便好？」

公子道：「正好喝酒取樂，怎的忽然動起這等的感慨牢騷來了？」何小姐搖頭道：「不是這等講。我同妹妹兩個，一個村姑

兒，一個孤女兒，受上天的厚恩，成全到這步田地，再要感慨牢騷，那便叫『無病呻吟，無福消受』了。只是我兩個作了一個婦女，可立得起甚麼事業來？不過是侍奉翁姑，幫助丈夫，教養子女，支持門庭，料量薪水。這幾件事件作得到家，才對得過去。我過來看了這幾日，現在的門庭不用我兩個支持，薪水不用我兩個料量，眼下且無子女用我兩個教養。第一件便是侍奉公婆，這樁事我同姊妹盡作得到家。就只愁你身上，我兩個有些幫助不來，我姊妹倒添了樁心事。」

公子笑道：「這話那裡說起？此之謂『蓬伯玉帶籠頭一一牽牽君子』。放著這等一位恢宏大度的何蕭史，一位細膩風光的張桐卿，還怕幫助不了一個安龍媒？我倒請教你二位，待要怎的個幫助我，又要幫助我到怎的個地位，才得心滿意足呢？」

何小姐道：「不是謙，你我三個人也不用著這個『謙』字。我想人生夢幻泡影，石火電光，不必往遠裡講，就在坐的你我三個人，自上年能仁寺初逢，青雲山再聚，算到今日，整整的一年。這一年之中，你我各各的經了多少滄桑，這日月便如落花流水一般的過去了。如今天假良緣，我兩個侍奉你一個，頭一件得幫助得你中個舉人，會上個進士，點了翰林，先交代了讀書這個場面。至於此以後的富貴利達，雖說有命存焉，難以預定，『只要先上船，自然先到岸。』你是個讀書明理的人，豈不知『仕非為貧也，而有時乎為貧；娶妻非為養也，而有時乎為養。』那時博得個大纛高牙，位尊祿厚，你我也好作養親榮親之計。這等講起來，我那插金花、飲瓊林酒、想封贈個夫人的令，那一句沒道理？你先道是『俗』、『腐』、『醜』，我倒請教：怎生才是個不俗、不腐、不醜？你這見解一定加人一等，這等元妙高超法，我兩個怎生幫助得你來？」

公了聽了，揚起頭來，啞然大笑，說道：「迂哉！迂哉！我只道你兩個有甚麼石破天驚的大心事這等為難，原來為著這兩樁事！論取功名，不敢欺，安龍媒從考秀才起，就不曾科考過第二次，想那中舉人、中進士也還不到得如登天之難。據父親授我的這點學業，我看著那人金馬、步玉堂如同拾芥。論養父母，我家本不是那等著錢糧米兒養活父母的人家兒，只這圍著莊園的幾畝薄田，盡可敷衍吃飯。何況父親還有從淮上一路回京承諾相好義贈的不下萬金，再加上鄧翁前日這一項，足有四萬金的光景。難道還不夠父母的安享不成？何必遠慮到此！」

何小姐道：「你把金馬玉堂這番事業就看得這等容易！無論你有多大的學問，未必強似公公。你只看公公，便是個榜樣。至於家計，我在那邊住的時候，也聽見婆婆同舅母說過，圍著莊園的這片地原是我家的老圈地，當日多的很呢。年深日久，失迷的也有，隱瞞的也有，聽說公公不慣經理這些事情，家人又不在行，甚至被莊頭盜典盜賣的都有，如今剩的只怕還不及十分之一。果然如此，這點兒進項本就所入不抵所出。及至我過來，問了問，自從公公回京時，家中不曾減得一口人，省得一分用度，如今倒添了我合妹妹兩個人，親家爹媽二位，再加我家的宋官兒合我奶娘家的三口兒，就眼前算算，無端就添了七八口人了。俗語說的好：『但添一斗，不添一口。』日子不可長算，此後只有再添人的，怎生得夠？至於你說的這項銀子，公公回京一路盤纏，到家安置，再加上妹妹合我這兩件喜事，所費也就可想而知。便有個三四萬銀子，又支持得幾年？若不早為籌畫，到了那展轉不開的時候，還是請公公重作出山之計，再去奔波來養活你我呢？還是請婆婆擺撥薪水，受老米的艱窘呢？」張姑娘從旁道：「姐姐這話實在想的深，說的透！大小人家都是一理，大概受這個病的居多。」說話間，公子一面聽著，又三杯過手了。

且住！安家的家事怎的安公子不知底細，何小姐倒知底細？何小姐尚知打算，安公子倒不知打算？何小姐精明也精明不到此，安公子懵懂也懵懂不到此。這個理怎麼講？

列公，其理甚明，人所易曉。何小姐是從苦境裡過來的，如今得地身安，安不忘危，立志要成果起這家人家，立番事業。安公子是自幼嬌養，「衣來伸手，飯來張口」的人，何曾理會過怎生的叫作生計艱難？及至忽然從書房裡掏出來，淮上一來一往走了一蕩，也只不過略略些衝途市井的風土人情，長得了甚的心胸見識？落後回到家，又機緣一步湊巧似一步，境界一天從容似一天，他看著那烏克齋、鄧九公這班人，一幫動輒就是成千累萬，未免就把世路人情看得容易了。然則他當日那番親身教父，守義拒婚，以至在淮上店裡監裡見著安老夫妻的那一番神情，在自家閨房裡訓飭張姑娘的那一篇議論，豈不是個天真至情謹飭一邊的佳子弟？如今怎的忽然這等輕狂放縱起來呢？這也容易明白。

他從前那些行徑，是天真至性裡裹住了點兒書毒；現在的這番行徑，是知識開了，習俗所染，這就叫學油滑了。也還仗他那點書毒，才不學那吃喝嫖賭，成一個花花公子，所以就近於狂狷一路。大凡一個子弟，都有四重關：開了知識是第一重關，出了書房是第二重關，成了家是第三重關，入了宦途是第四重關。一關一變，變則化，化則休矣。果能始終不變，定然成個人物；然而不變的少。只要變後還能遵父兄的教訓，師友的勸勉，閨閫的箴規，慢慢的再往回來變，指望他「齊一變至於魯，魯一變至於道」，也就罷了；然而也少。

且莫只顧閒談，打斷了人家小夫妻三個的話柄。再說安公子此時是一團的高興，那裡聽的進這路話去？無如他在何小姐跟前又與張姑娘有些不同。自從上年見面的那日，一個「豎心旁兒」寫在那裡，直到如今，雖不曾在右邊加上個甚麼字，畢竟有些愛中生敬，敬中生畏；況且人家的話正堂堂，料著一時駁不倒，便說道：「言之有理。偏現在又得出去謝幾天客，這一向忙完了，度過殘冬就是年下，等明年開了春，可要認認真真的用起功來了。」

何小姐道：「你這話倒暗合了那個笑話了：一個人懶於讀書，賦詩言志，作了一首七言絕句，詩道：『春天不是讀書天，夏日初長正好眠；秋又淒涼冬又冷，收書又待過新年。』豈不聞『君子見機而作，不俟終日？』怎的只顧把話兒說遠了？據我姊妹的意思，等公婆回家來，人牲口都勻出來了，你便拜兩天客，回來且把飲旨酒、賞名花、對美人的這些風雅事兒，以至那些言情遣興的詩詞、弄月吟風的勾當，一切無益身心的事，一概丟開。甚至連你的那蕭史、桐卿，也暫且莫把他擱在心上，一心幹正經的，埋首用起功來。轉眼就是明年秋闈，再轉眼就是後年春榜，果然高捷連登，再點上庶常，進了那座清祕堂，別的慢講，你只看公公，正在精神強健的時候，忽然的急流勇退，安知不是一心指望你來翻榜？果然有這天，也好慰一慰老人家半世期望之心，平一平老人家一生抑鬱之氣。你豈不作成了一個養志的孝子？俗話說的：『先下米，先吃飯。』『果然有命，水到渠成』。十年之間，不愁到不了台閣封疆的地位。那時榮養雙親，俯仰無愧，到了這個分兒上了，還怕不『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』不成？這三件樂事你算都作到家了。我覺得便是那金谷園、肉屏風也不是甚麼難事。算起來，十年過後你才三十歲，依然還是個白面書生，也還不算辜負了這良辰美景。那時候咱們可對了美人，飲著旨酒，賞那名花，由著性兒樂麼！這屋裡那塊『四樂堂』的匾可算掛定了。不然，這『春深似海』的屋子，也就難免『愁深似海』！不但我們這兩個『鳳兮鳳兮，已而已而』了，只怕連你這今之所謂風雅，也就『殆而殆而』了！那時你自己顧自己也顧不來，還想『好待干雲垂蔭日，護他比翼雙棲』嗎？

「這話卻不為著這席酒而起。自從我過來第二天，見了你這些筆墨，就深以為不然。連日更見你一天一天的近於口角尖酸，舉止輕佻，一路迴不是從前的溫文謹厚樣子。這卻大不是公婆教養成全的本意，我兩個深以為愁。幾次要勸勉你一番，這幾日偏忙忙碌碌，不得個機會。今日適逢其會，遇著你置這席酒，方才妹妹止說了個『酒倒罷了』，你便有些不耐煩。照這等流連忘返優柔不斷起來，我姊妹竊以為不可。所以方才我兩個商量定了，就你口中言，道我心腹事，下這篇規諫。只不知這話大爺聽得進去聽不進去？」

公子聽了這話，便有些受不住，不似先前那等柔和了。只見他沉著臉，垂著眼皮兒，閉著嘴，從鼻子裡「嗯」了一聲，反身子挪了一挪，歪看頭兒向何小姐：「聽得進去便怎麼樣，聽不進去便怎麼樣？我倒請問其目！」他那意思，想著要把乾綱振起來，熏他一熏，料想今日之下的十三妹也不好怎樣。再不想這位十三妹可是熏得動的？他卻也不怎樣，只把嗓子提高了一調，說道：「聽得進去，莫講咱們屋裡這點兒小事兒，便是侍奉公婆，應酬親友，支持門戶，約束家人，籌畫銀錢，以至料量薪水米鹽這些事，都交給我姊妹兩個。侍奉公婆是我兩個的第一件事，但有不週，許你責備；支持外面是我的事，料理裡面是他的事。公婆只樂得安養，你只一意讀書。但能如此，我姊妹縱然給你暖足搔背，掃地拂塵，也甘心情願，還一定體貼得你週到，侍奉的你慇懃。聽不進去，我兩個又有甚麼法兒呢？左是這個院子，我兩個便退避三舍，搬到那三間南倒座去同住，盡著你在这屋裡嘲風弄月，詩酒風

流，我兩個絕不敢來過問，白日裡便在上屋去侍奉公婆，晚間回房作些針黹，樂得消磨歲月，免得到頭來既誤了你，還對不住公婆，落了褒貶。」

列公請聽，何小姐這段交代，照市井上外話說，這就叫「把朋友碼在那兒」了。安公子高高興興的一個酒場，再不想作了這等一個大煞風景。況他又正在年輕，心是高的，氣是傲的，臉皮兒是薄的，站著一地的丫鬟僕婦，被人家排大姪兒（排大姪兒：意指沒頭沒腦地數說。排，排揅，訓斥。大姪兒，指晚輩。）似的這等排了一場，一時臉上就有些大大的磨不開。不由得一把肝火直攻到肉門子上來，扯脖子帶腮頰漲了個通紅。

才待開口，張姑娘的話來了，說道：「大爺，人家姐姐說的可是字字肺腑，句句藥石，你可先別鬧左性。且沉著心，捺著氣，細細兒的想想再說話。」

安公子便扭過頭來向他道：「哦，想來你還有兩句話白兒？」張姑娘道：「姐姐口裡說的話，就是我心裡要說的話，不過這話不是這個一言那個一語的說得來的。再就讓我說，我也沒姐姐說得這等透澈。如今你聽得進去是如此如此，聽不進去是如彼如彼，這層話姐姐已經交代的明明白白的了，還用我說甚麼？必要我說，我只有一句：『君請擇於斯二者。』」

安公子先前聽何小姐說話的時節，還只認作他又動了往日那獨往獨來的性情，想到那裡說到那裡，不過句句帶定張姑娘，說著得辭些，還不曾怪著張姑娘；及至見他兩次三番的從旁贊襄，如今又加上這等幾句話，把自己相處了一年多的一個同衾共枕的人，也不知「是兒時孟光接了梁鴻案」，這麼兩天兒的工夫，會偷偷兒的爬到人家那頭兒去了！他又是害臊，又是虧心，又是著惱，把小臉兒都氣黃了。第一個主意便要發作一場。一想不妙，「論今日的局面，講不到『雙拳敵不過四手』來，卻正是『三人抬不過一理』字兒去，人家的話真說的有理，這一發作，父母回來一定曉得。母親本就把這兩個媳婦兒疼的寶貝兒似的，只他兩個這番話再請父親一聽，那一個字、那一句不入老人家的耳，合老人家的意？管取倒當著他兩個教訓我一場，那我可就算輸到家、栽到地兒了，不是主意；待要隱忍下去，只答應著，天長日久，這等幾間小屋子，弄一對大獠頭獅子不時的吼起來，更不成事。莫如給他個不說長短，不辯是非，從今日起，且乾著他，不理他，他兩個自然該有些著慌；我卻暗裡依他兩個的話，慢慢的把這些不要緊的營生丟開，幹起正經的來，豈不是個兩全之道？」轉念一想，也不妥當：「這個招兒要合桐卿使，他或者還有個心裡過不去，臉上磨不開；那位蕭史先生可是說的出來幹的出來，萬一他認真的搬開了，看這光景，兩個人是一條藤兒，這一個搬了，那一個有個不跟著走的嗎？這屋裡又剩了我跟著嬾嬾了，我這不是自己作冤嗎？再說，這等一對花朵兒般嬌豔水波兒般靈動的人，忍心害理的說乾著他，不理他？天良何在？」想了半日，左歸不是，右歸不是。

忽然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真正俗語說的不錯：「強將手下無弱兵。」安水心先生的世兄，既有乃翁的那等酒量，豈沒有乃翁那等胸襟？只見他立刻收了怒容，滿臉生疼的向金、玉姊妹笑道：「領教！這等講起來，這個令卻有道理，算我輸了。」

我方才原說我輸了喝一大杯，如今喝還你兩個一大杯，也該沒得說了。」說著，回頭便叫：「花鈴兒，你把書閣兒上那個紅瑪瑙大杯拿來。」一時取到，他便要過壺去，自己滿滿的斟了一杯。金、玉兩個見他認真要喝那大杯酒，心裡早不安起來。何小姐忙道：「自己屋裡說句頑兒話，怎的認起真來？好沒意思！這些酒吃下去，看不受用。」他那裡肯依？張姑娘也道：「我罷了。姐姐來了幾天兒，既這等說，你認真喝那些酒，可不怕羞了他？」公子更不答言，雙手端起酒來，古都都一飲而盡，向他兩個照杯告乾。只羞得他兩個兩張粉臉泛四朵桃花，一齊說道：「這是我兩個的不是，話過於說得急了！」一句沒說完，只見公子飲乾了那杯酒，一隻手按住那個杯，說道：「酒是喝了，我安龍媒一定謹遵大教。明年秋榜插了金花，還你個舉人；後年春闈赴瓊林宴，還你個進士，待進了那座清祕堂，大約不難書兩副紫泥誥封，雙手奉送。我卻洗淨了這雙眼睛，看你二位怎生的替我整理家園，孝順父母！你我三個人之中倘有一個作不到這個場中的，便拿這杯子作個榜樣！」說著，抓起那瑪瑙酒杯來，唰，往著門外石頭台階子上就摔了去。這一摔，果然摔在石頭台階子上，不用講，這件東西一定是鏘瑯一聲，星飛粉碎！不想說時遲，才從公子手裡扔出去，那時快，早見從台階兒底下搶上一個人來，兩手當胸，把那紅瑪瑙酒杯緊緊的雙關抱住。這正是：

劇憐脂粉香娃口，抵得十思一諫疏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下回書交代。